

序 言

《傲慢与偏见》是简·奥斯丁最受人欢迎的小说，伊丽莎白·贝内特是简·奥斯丁最喜爱的女主角。

与作者的其他小说一样，《傲慢与偏见》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为结局：在贝内特夫妇必须嫁出的五个女儿中，有三个已经嫁了人，这三人按贝内特太太喜爱的按身价高低来排列，顺序如下：二女儿伊丽莎白嫁给德比郡彭伯利大厦的主人、每年有一万镑进项的达西先生；大女儿简嫁给每年有五六千镑收入的宾利先生；小女儿莉迪亚与仪态迷人而放荡不羁的威克姆先生私奔。（基蒂和玛丽，一个没有头脑，一个书生气十足，直到小说末尾，还都未曾找到丈夫。）

小说结束后，简·奥斯丁还在想着书中的人物，这在她1813年5月从伦敦写给她姐姐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——在这封信中，她总要拿简·贝内特和伊丽莎白·贝内特打趣。她在信里声称，她试图从当时的艺术展览中，寻找贝内特姐妹俩的画像。“我和亨利去看春园的展览，”她这样写道。“我十分喜欢……宾利夫人的一幅小型画像，极其像她……她身穿一件白色长裙，上面缀着绿色装饰，我一直认为她最喜欢绿色，这一来我就越发确信不疑了。我敢说，达西夫人喜欢穿黄色衣服。”但是，她后来记载说，她的寻找落空了。在乔舒亚·雷诺兹爵士的一次画展上，“没有一幅画像是达西夫人的。……我只能设想，达西先生太珍惜妻子的每一幅画像了，不肯拿出来让众人观赏。我可以设想，他会抱有这种情感

的——集钟爱、自豪和体贴于一体。”简·奥斯丁的人物结婚以后，还长久地留在作者的记忆中，而且据猜想，婚后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。

《彭伯利》从伊丽莎白嫁给达西、简嫁给宾利以后写起。伊丽莎白与丈夫住在彭伯利，简与丈夫在邻郡——也就是约克郡，买了一幢房子。

贝内特太太不久前成了寡妇，已经搬出赫特福德郡朗伯恩的老家，不过并没有远迁，眼下住在梅里顿附近的一座较小的房子里。梅里顿是当地的一个小镇，过去二十五年来，她和女儿们常去那里。

凯瑟琳·德布尔夫人还由她那未出嫁的女儿陪伴，仍然住在罗辛斯。

贝内特家出嫁的小女儿莉迪亚，与丈夫和孩子过着没有根基的日子：威克姆夫妇总是三天两头地欠债，大家都知道，他们常到莉迪亚的两个阔姐姐那里揩油。

序 言

《傲慢与偏见》是简·奥斯丁最受人欢迎的小说，伊丽莎白·贝内特是简·奥斯丁最喜爱的女主角。

与作者的其他小说一样，《傲慢与偏见》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为结局：在贝内特夫妇必须嫁出的五个女儿中，有三个已经嫁了人，这三人按贝内特太太喜爱的按身价高低来排列，顺序如下：二女儿伊丽莎白嫁给德比郡彭伯利大厦的主人、每年有一万镑进项的达西先生；大女儿简嫁给每年有五六千镑收入的宾利先生；小女儿莉迪亚与仪态迷人而放荡不羁的威克姆先生私奔。（基蒂和玛丽，一个没有头脑，一个书生气十足，直到小说末尾，还都未曾找到丈夫。）

小说结束后，简·奥斯丁还在想着书中的人物，这在她1813年5月从伦敦写给她姐姐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——在这封信中，她总要拿简·贝内特和伊丽莎白·贝内特打趣。她在信里声称，她试图从当时的艺术展览中，寻找贝内特姐妹俩的画像。“我和亨利去看春园的展览，”她这样写道。“我十分喜欢……宾利夫人的一幅小型画像，极其像她……她身穿一件白色长裙，上面缀着绿色装饰，我一直认为她最喜欢绿色，这一来我就越发确信不疑了。我敢说，达西夫人喜欢穿黄色衣服。”但是，她后来记载说，她的寻找落空了。在乔舒亚·雷诺兹爵士的一次画展上，“没有一幅画像是达西夫人的。……我只能设想，达西先生太珍惜妻子的每一幅画像了，不肯拿出来让众人观赏。我可以设想，他会抱有这种情感

的——集钟爱、自豪和体贴于一体。”简·奥斯丁的人物结婚以后，还长久地留在作者的记忆中，而且据猜想，婚后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。

《彭伯利》从伊丽莎白嫁给达西、简嫁给宾利以后写起。伊丽莎白与丈夫住在彭伯利，简与丈夫在邻郡——也就是约克郡，买了一幢房子。

贝内特太太不久前成了寡妇，已经搬出赫特福德郡朗伯恩的老家，不过并没有远迁，眼下住在梅里顿附近的一座较小的房子里。梅里顿是当地的一个小镇，过去二十五年来，她和女儿们常去那里。

凯瑟琳·德布尔夫人还由她那未出嫁的女儿陪伴，仍然住在罗辛斯。

贝内特家出嫁的小女儿莉迪亚，与丈夫和孩子过着没有根基的日子：威克姆夫妇总是三天两头地欠债，大家都知道，他们常到莉迪亚的两个阔姐姐那里揩油。

第一部

有钱的已婚男子总想要个儿子继承家业，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。

至少夫妻双方的亲戚们都抱有这样的看法；此外还有一些人，他们最好少嚼舌头，不要对人家能否生儿育女说三道四。

“亲爱的贝内特太太，”一天，朗太太对她那位丧夫后刚搬出朗伯恩不久的朋友说道，“难道你不盼望有什么喜事儿吗？我天天都期待着听到令爱伊丽莎白和可爱的达西的消息。我感到万分惊讶，至今还没听到什么消息。”

贝内特太太回答说，她不习惯于天天收到女儿的来信。

“家中要生孩子这种消息，只消通报一次就够了，”朗太太说道。“除非，”她沉思了一下，又添了一句，“先生了一个女孩，以后肯定还需要进一步通报。”

“亲爱的朗太太，”贝内特太太虽说已经听惯了这样的讥讽，但还是无法忍受，于是便说，“我住进这座小房子，只有玛丽陪着我，可真够我忙的。玛丽总是待在书房里，就像我们在朗伯恩时，可怜的贝内特先生那样。我没有闲工夫去琢磨这些事。”

“你表现了极大的勇气，”朗太太回答说，“这在梅里顿是人人皆知的。你还要活好多年，房子却被人家夺走了……”

“还有两个女儿没出嫁呢，”贝内特太太说。她觉得这个话题倒比较合她的意，不由得高兴起来。“因为即便基蒂跟亲爱的简住在巴洛，跟莉齐住在彭伯利，这孩子还是没有嫁出去，说不定哪天就

会回到这儿，把我给吃穷。”

朗太太说，把朗伯恩的房产遗赠给远房表侄柯林斯先生，这对贝内特一家来说，真是极大的不幸。她又说，贝内特太太搬家时表现出的刚强无畏，四邻八舍的人家全都有目共睹。

“我在这儿日子过得挺宽裕的，”贝内特太太说，她并不喜欢邻居们对她过于怜悯。“你也知道，达西先生非常大方，帮我买下了这座房子。说起来真让人伤心，贝内特先生没给老婆孩子提供生活保障。”

“有达西先生做女婿一定很了不起，”朗太太说道。“你一定真心诚意地感激他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要不是伊丽莎白嫁给一个性情豪爽、一年有一万镑收入的男人，你连个栖身之处都没有。”

“恰恰相反，”贝内特太太嚷道，朗太太把话题扯开了，她又有些不高兴了。“应该是达西先生感激我才是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我是伊丽莎白的妈妈呀。要是没有我，她就不会来到人世。”

“的确也是，”朗太太说。她往窗外看见马夫把一封信送进房里，女佣又把信交给了贝内特太太。“要是没有你，贝内特太太——”朗太太说到这里顿住了，因为贝内特太太不得不当着她的面拆开了信——“要是没有你，我相信彭伯利永远也不会有继承人。”

屋里一片寂静，贝内特太太看着信，然后把信塞到书信盒里。

“我希望信里有你一直在期盼的消息，”朗太太见她不肯透露信的内容，便这样说道。

“的确有，”贝内特太太说。她走到门口，往楼上呼喊玛丽。

“我为此感到高兴，”朗太太说，没有露出起身要走的意思。

贝内特太太把玛丽拉进屋，一面夺下她手里的书。“玛丽，我们被邀请去彭伯利过圣诞节。你得添点新衣服。咱们这就去梅里顿。我去叫马车。”

“我很高兴，你妈和你终于被邀请去彭伯利了，”朗太太嚷道。

“我听说那是一座很气派的大宅，那里有优美的树林，绕庄园一圈要走十英里。”

“我宁愿待在家里，”玛丽说。“我在朗伯恩的表兄柯林斯先生新作了一篇神学论文，我下次去找他时我们要一起讨论呢。”

贝内特太太回到房里，不一会工夫，三位女士就来到门厅，准备去梅里顿。

“听我说，”她们三人要一道去光顾女装女帽店，刚一上路，朗太太就对贝内特太太说道，“你身为菲茨威廉·达西夫人的母亲，请你去那儿也是理所当然的，好让你听到一条很重要的消息。”

“什么重要消息？”贝内特太太恼悻悻地嚷道。

二

伊丽莎白·贝内特和达西先生结婚快一年了，才邀请贝内特太太和伊丽莎白的妹妹玛丽去彭伯利大厦过圣诞节。

没有及早邀请那母女俩的原因就在伊丽莎白：她要做彭伯利的女主人，有许多东西要学，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；她要关照庄园的工人和佃户，还要建一座样板牛奶场，重建一个忽略了很久的果园，这样一来，也就没有工夫考虑她家人的事。

当然，父亲的死使她感到非常悲痛，她和达西先生一起参加了葬礼，并且待在朗伯恩，直至办完柯林斯先生的财产继承手续。她真心诚意地感激丈夫，承蒙他一片好心，慷慨解囊，给她母亲和两个没出嫁的妹妹，在小镇郊外买下了梅里顿小屋。不过，说句实话，伊丽莎白不喜欢受惠于任何人，特别不喜欢受惠于达西先生，因为

达西先生已经给了她那么多恩惠，她真不好意思再去欠他的情了。正像贝内特太太预言的那样，伊莱扎得到的珠宝和漂亮的车马，要比简·宾利多得多，她那位姐姐与宾利先生住在三十英里以外的巴洛，婚后日子过得甜滋滋的。伊丽莎白·达西需要什么东西，从来没有不满足她的，这有时使她担心，觉得她太幸运了，恐怕难以持久。达西先生不仅爱得深，出手也很大方。他对妻子爱得越深，送给她的礼物越多，妻子越觉得不能跟他再提什么要求了。

伊丽莎白心里很清楚，她若是提出叫她母亲来，那就会促使达西先生做出更加慷慨的举动。他会让贝内特太太无限期地住下去，就像基蒂那样，后来多亏简一再要求，她才离开彭伯利，跑到在巴洛的宾利家。十有八九，要给玛丽请一位家庭教师，或音乐教师，帮她练练嗓子，让她离开书本也不觉得无聊。贝内特太太可以自由出入彭伯利，还会任她邀请住在附近的熟人。伊丽莎白担心她有许多熟人。

贝内特太太等了这么久，才盼到请她去女儿女婿家的这封信，还不光是由于这些原因。伊丽莎白开始还担心她不能生育。她姐姐简已是一个一岁女儿的幸福母亲，不久还要再生一个孩子，她曾多次对妹妹莉齐说，一年不怀孕算不了什么，尽管如此，伊丽莎白还在暗自着急，为这事发愁。她不希望听见母亲唠叨这件事，有一次她去巴洛，就把这话说给简听。

“亲爱的莉齐，”简听完她的话说道，“没有什么事比担惊受怕更能妨碍你怀上孩子。如果你不邀请妈妈和玛丽来过圣诞节，你的不仁慈会使你更加心绪不宁。你可没有为人小气的名声呀——记住这一点。”

伊莱扎回到彭伯利以后，把姐姐的话琢磨了许久。的确，母亲失去丈夫之后，很需要有点让她高兴和激动的事，可她却不给她提供这种条件，这未免太小家子气了。在别人看来，她并没有这个缺点。仿佛由于达西先生慷慨豪爽的缘故，她反倒丢掉了助人为乐的

精神——或许她是这样考虑的。她心想，达西先生经常情意绵绵地说，他是因为她为人热情坦率才娶了她，现在见她连最亲近的亲人都邀请，也会觉得她不像他期待的那样热情坦率。她嫁给达西先生，住进美不胜收的彭伯利，这无疑像是进入了天堂，自那以后，她是不是变吝啬、变小气了呢？想到这里，尽管旁边也没有人，她脸却红了。随着一下敲门声，女管家雷诺兹太太走了进来，请示怎么准备圣诞节的食品和野味，伊丽莎白还没来得及给厨房和食品贮藏室作出吩咐，就急忙跑到楼下去找达西先生。

果然不出她所料，达西先生显得非常友好。贝内特太太当然应该来——而且她愿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。玛丽可以随意使用书房，这个书房不亚于乡下任何人家的书房。基蒂也应该来，大家聚在一起；她有好久没跟妈妈和姐姐团聚了。

伊丽莎白扑到达西先生怀里，见事情办得这么顺当，差一点流出泪来。她并不觉得受到达西先生的恩惠——而倒觉得他盼望她提出要求，他只是为了照顾妻子的情绪，才没亲自提出请她母亲来。这夫妻俩笑逐颜开地拥抱在一起，恰在这时，乔治亚娜·达西走进屋来，一见他们待在那里，便站住了。

伊丽莎白见到小姑子，心里非常高兴，连忙到长廊里去接她，向她表示欢迎。伊丽莎白觉得，达西先生那样好心好意地待她，她与乔治亚娜交好，是她能够报答丈夫的唯一办法。达西小姐比伊丽莎白的妹妹玛丽大一些，比伊丽莎白本人长得高，不过哥哥结婚后，她觉得有些拘谨，很难使她活跃起来。她在彭伯利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，伊丽莎白的首要任务是告诉她，她只要愿意，就该一直待在彭伯利。乔治亚娜年仅十五岁时，差一点被一个追逐有钱男子的男人所诱拐，蒙受了不堪忍受的耻辱，现在还心有余悸，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找到个男人。她姨妈凯瑟琳·德布尔夫人在罗辛斯举办了不止宴会和舞会，使她感到很可怕，因为这些活动没有产生什么好结果，反倒使这姑娘害怕跟人交际。

伊丽莎白拉着乔治亚娜的手臂，把她领到达西先生跟前。她轻声柔气地告诉她说，彭伯利在圣诞节要来一个合家聚会，玛丽盼望见见莉齐的小姑子。达西先生喜笑颜开。雷诺兹太太听取了对她的吩咐。伊丽莎白心里在纳闷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她怎么拖了这么久才发出邀请。

三

贝内特太太赶忙把这重要消息告诉一个个熟人。她先去梅里顿拜访卢卡斯夫人，要出门时，她又向女儿玛丽发出了一条条命令。

“玛丽，你就像你爸爸一样，总待在书房里！你知道离我们动身去彭伯利还有几天吗？你的衣服都起皱了。你应该把黄衣服和蓝衣服装进箱里，而那红衣服压根儿不适合你穿！

“我毫不怀疑，彭伯利有一大帮家丁。不过，到那儿穿的衣服最好是打皱的，却又露出熨烫过的痕迹，而不仅仅是打皱的。

“把你的乐谱打进去，玛丽。在彭伯利这样的大宅子里，八成会有个音乐教师之类的人住在里面。大家聚在一起就想听你唱唱歌。

“一定要把你的颜料打进去。我听说乔治亚娜·达西特别擅长素描和水彩画，你们可能要去马特洛克，如果不去皮克峰的话^①！

“快点，玛丽，我们动身前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！”

由于女儿没有管理这些命令和指示，贝内特太太便急匆匆地

^① 马特洛克和皮克峰，系英格兰德比郡的两个风景区。

朝梅里顿奔去，接受她理所应得的恭贺。因此，当她发现卢卡斯夫人一心在想自己的事，顾不得理会她贝内特太太的事时，不由得凉了半截。

“亲爱的贝内特太太，你可得原谅我呀！我刚听到一条重大消息，我简直不知道我是头朝天还是脚朝天！”贝内特太太在壁炉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，卢卡斯夫人便嚷道。

贝内特太太闷闷不乐地吃了一惊，但她尽力加以掩饰。“但愿不是关系到你亲爱丈夫的贵体的事情吧？自从贝内特先生不幸去世以来，我亲眼看见做妻子的一个个成了寡妇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如果说有一个做丈夫的出事的话，那就有十个做丈夫的突然得病。我觉得到谁家串门都很难。”

“不，的确不是，”卢卡斯夫人笑了，在贝内特太太看来，笑得很过分。“可以说对卢卡斯爵士的贵体肯定有影响。不过，那是一种极其喜幸的影响。”

如果说贝内特太太猜到了卢卡斯夫人说的是什么喜讯，她也不表露出来。

“我来跟你讲一讲我的计划，”她呆板地说道。“这也是我亲爱的玛丽的计划。我原指望你会为我们感到高兴的。”

“我当然会感到高兴，”卢卡斯夫人嚷道，一面走过来抓住了朋友的手。“显然，我们今天都有理由感到高兴。不过你应该先知道—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，让你先为我们感到高兴。一句话，”卢卡斯夫人说道，随之而来的将是一阵尴尬，而她在激动中又没作出充分的解释，于是便咬住了嘴唇，“我亲爱的夏洛特今天告诉我说，她夏天要生孩子啦！”

大家都知道，贝内特太太是个经常动不动就激动的女人，眼下她却无动于衷，真是出乎意外。后来，她终于点点头，表示恭喜。“你应该明白，亲爱的卢卡斯夫人，这事真让我大为震惊。我在朗伯恩养育了五个女儿。我们在那座房子里度过了二十三个最快活的

年头。我从朗伯恩宅子里嫁出了三个女儿——我敢说有两个还非常体面。后来……”——说到这里，贝内特太太的嘴唇颤动了，她抹掉了眼里的一個泪花——“后来，贝内特先生去世了，我给赶出来了，和两个没出嫁的女儿一起，被逐出了家门。”

卢卡斯太太平静地回答说，把朗伯恩限定传给男性继承人，这在那些年里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

“柯林斯先生，一个远房表侄呀！”贝内特太太嚷道，仿佛这是条消息，而不是那另一件事。“柯林斯先生继承了朗伯恩，可怜的贝内特先生落葬后尸骨未寒，他就住进去啦！”

“贝内特太太！”卢卡斯夫人说道。但是，她的恳求完全是徒劳。

“我知道这事不怪你女儿夏洛特，”贝内特太太宽宏大量地说道。“我的莉齐拒绝了柯林斯先生的求婚，亲爱的夏洛特还真幸运，找到了一个男人。”

“谢谢你的恭喜，”卢卡斯夫人冷漠地答道。“也许正因为夏洛特很可能是怀孕了，才搞得我们迟迟没有邀请你去朗伯恩作客。”

“要是夏洛特光生女儿不生儿子可怎么办呀！”贝内特太太嚷道，她的思绪跑得太远了。“那样一来，她会尝到年富力强时就被赶出家门的屈辱滋味！”

这时，女仆端着茶走进来了，她来得正好。贝内特太太需要擦掉眼泪，调整一下面孔，让人觉得她听说朗伯恩可望有继承人了，心里感到非常高兴。

“我们都想请你到朗伯恩过圣诞节，”女仆走了以后，卢卡斯夫人说道。“玛丽也要来。即使有些辛酸的往事，可也有些快活的往事呀。夏洛特今天要给你写信。不过，就像我说的，她这消息使她迟迟没有向你发出邀请。”

贝内特太太放下茶杯，以便更好地体味自己的优势地位。“我要拒绝你和柯林斯夫人的好心邀请，”她慢条斯理而又明明白白地说道。

“贝内特太太——再考虑考虑吧！”卢卡斯夫人嚷道，她这位朋友的古怪态度，搅得她心绪烦乱。

“我们要去彭伯利，”贝内特太太沉吟了半晌才说道，因为在这期间，女仆一直在收拾茶具，收拾完才出去。“因此我和玛丽感到万分遗憾，不能接受你们的邀请。”

“天哪，”卢卡斯夫人兴奋地说道，因为她看出她把贝内特太太气得够呛，想要弥补一下。“这的确是重大新闻！你要跟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待在一起啦，”她又添了一句，其实她没有必要这样做。

“到了圣诞节，我习惯于让孩子们都待在我身边，”贝内特太太说。“毫无疑问，彭伯利比朗伯恩来得气派。不过，重要的是跟你作伴的人，你不这样认为吗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”卢卡斯夫人说道。一想到她要 and 女儿度过一个清静的圣诞节，心里感到很欣慰，但却不肯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。“你要去彭伯利，还有些什么人要去那儿？”

“我给我女儿简·宾利写了封信，”贝内特太太操着高傲的语调答道，“告诉她说，我期望她去彭伯利过圣诞节。不用说，带上她全家人。宾利先生在巴洛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。不过我觉得，周旋于两个女儿之间，还真有些不方便。简新年的时候要生孩子，待在彭伯利会更舒适一些。”

“你可没告诉过我简这么快又要生孩子啦！”卢卡斯夫人嚷道。她刚才跟贝内特太太讲话有些粗率，现在觉得极其不安。“我想我一门心思都扑在亲爱的夏洛特身上了。”

“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”贝内特太太冷淡地说道。她起身告辞，卢卡斯夫人把她送到门厅。

“我本来是要去朗伯恩的，”贝内特太太说，“去向亲爱的夏洛特致以节日的祝贺，因为我原想请你们大家到梅里顿小屋玩一个晚上，现在却遗憾地做不到啦。”

卢卡斯夫人见嫌隙弥合了，心里很高兴，便说要陪伴贝内特太

太去朗伯恩，于是两人一道沿着篱路走去。

四

贝内特太太在朗伯恩受到热情的接待，将近二十五年来，这里曾一直是她的家。她先对新主人安置的陈设表示惊讶和关注，然后才让主人领进了起居室，坐在她最爱坐的椅子上。

夏洛特身为卢卡斯夫人的女儿、柯林斯先生的妻子，眼见她的好朋友伊丽莎白·贝内特的母亲，自从贝内特先生去世以后，第一次来到朗伯恩，不禁有些心慌意乱。贝内特太太对她明年要生孩子表示恭喜之后，她首先关心的是想听听她的朋友身体怎么样。

“莉齐很好，”贝内特太太说。“她对我说，她眼下手头可忙啦，又是建新菜园，又是建样板牛奶场，更不必说要扩建庄园里的小溪，搞成小瀑布的样子。她给我写信时是这样说的。”贝内特太太疑惑感地加了一句。

“啊，这么说她还真够忙的呢，”柯林斯先生叫道。他把岳母卢卡斯夫人安排在壁炉的另一边坐下，自己和夏洛特坐在沙发上，俨然摆出一副恩爱夫妻的样子。“我希望达西夫人也在关心彭伯利的佃户及其妻室的福利。据达西先生的姨妈凯瑟琳·德布尔夫人说，”贝内特太太本想力陈她女儿如何关心彭伯利的佃户，但是没等她捞到机会，柯林斯先生又接着说道，“达西先生对穷人一向都非常仁慈。”

“我敢肯定，伊丽莎白不会让他偏离这个方向的，”贝内特太太说。

“亲爱的太太，请你不要以为我有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只是说达西夫人要无微不至地关怀村民。这只是个教养问题。伊丽莎白不是在达西先生那样的环境下长大的，达西先生亲爱的母亲安妮夫人习惯于那种规模的施舍，对于伊丽莎白来说可能是很生疏的。”

这话引起一阵沉默，随即卢卡斯夫人问贝内特太太，她那出嫁的小女儿莉迪亚在哪里过圣诞节。

“啊，我很高兴听夫人说起亲爱的莉迪亚，”柯林斯先生嚷道。“但愿她很好吧？”

贝内特太太说，她女儿莉迪亚当然很好。

“每当我听说威克姆家又生了一个孩子，我就觉得我失去了亨斯福德的牧师职位，”柯林斯先生大声说道。“我一向觉得，给婴儿行洗礼是干我这一行的最有意义的事情。接纳一个异教徒——让孩子接受上帝的第一次触摸——哦，这是一桩最感人的事情！”贝内特太太冷漠地点了点头，柯林斯先生硬是不放过这个话题。“贝内特太太，威克姆夫妇现在一定有一大帮孩子了吧。他们一共有几个？”

贝内特太太回答说，她的小女儿及其丈夫共有四个不到四岁的孩子。

“他们真有福气呀！”卢卡斯夫人轻声地说道，她想阻止柯林斯先生，不要再讲下去。

“这么说你有一大群外孙、外孙女啦，”柯林斯先生嚷道，“因为宾利夫妇也有孩子了，是吧？”

贝内特太太说，她女儿简新年时要生第二个孩子。

“六个外孙、外孙女呀！”夏洛特带着甜蜜的微笑说道。因为她自己也是有喜在身，无法看出贝内特太太面带怒容。“您多幸运啊！”

贝内特太太表示赞同这话时，柯林斯先生也把观点挑明了。“我敢说你在等待再生一个，使你幸运到最大限度。”卢卡斯夫人尽